

徐家楼的枪声，何以惊动嘉庆帝

——清代“八大奇案”之泰安“徐文诰案”始末

□孙晓明

一张藤床，引来血光之祸

徐家定居汶水之畔，始自清顺治年间。始祖徐俊以经商起家，三代苦心经营，传到徐文诰这一辈时，已是名震泰东的豪富之家。民间流传：“要饭的走几天，也走不出徐家田。”据说徐家拥有良田二十万亩，从泰安到莱芜，从新泰到沂水，到处都有徐家的田产。各类工商铺号六十余处，当铺、药铺、钱庄、布店，遍布泰安城乡。徐文诰凭借捐纳得了国子监监生的资格，人称“徐监生”，在地方上颇有声望。

嘉庆二十年，岁在乙亥。这一年五月，徐家出了一件大事——徐文诰的妹妹徐文香要出嫁了。徐文诰的母亲张氏，对这个女儿视若掌上明珠。为给爱女置办嫁妆，她可谓不遗余力：先派出多路人马跑遍山东各州县，选购上等的绉罗绸缎、金银首饰，仍嫌不足。听说河南开封府的藤床天下闻名，做工精巧，结实耐用，张氏竟亲自率队，带着奴婢女一行数十人，远赴开封府看货。藤床买到了，两张床花去白银数千两。张氏仍不放心，又出高价雇请镖局武师一路护送。那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招摇过市的排场，不料被流窜在济南、泰安一带的盗匪看在眼里。

匪首名叫王大壮，还有个弟弟叫王三壮。这伙盗匪共有十四人，常年活动在山东、河南交界处，专干打家劫舍的勾当。他们一路尾随送床的队伍，从开封跟到济南，又从济南跟到泰安，最后盯上了徐家楼这座豪华宅院。

起初，他们只想趁夜行窃，发笔横财。不料徐家护院拳师柏泳柱武艺高强，几次三番将来人打退。这柏泳柱本是河南人，早年曾在少林寺学过拳脚，一手飞镖使得出神入化，盗匪中有几人被他飞镖击中，险些丧命。盗匪恼羞成怒，索性改为明抢。他们从外地秘密买来数支土枪，决定先击毙柏泳柱，再动手抢劫。

嘉庆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深夜，十四名盗匪分两路行动：一路由王三壮率领，翻墙潜入院内，故意弄出声响，吸引柏泳柱和护院人员的注意力；另一路由王大壮带领，持土枪爬上徐家大门楼，暗中埋伏。

是夜月黑风高，柏泳柱听到院内有动静，立即率众持械赶来。他追至大门口时，门楼上乱枪齐发。柏泳柱身中数弹，当场倒地身亡。家丁徐士朋也被击中，重伤不治。佃户刘仪腿部中弹，负伤倒地。盗匪趁乱爬上北二楼，撬断窗棂，潜入楼内，抢走大批钱物，然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知县“妙计”，顶包案悄然登场

人命关天。第二天一早，徐文诰便派人急赴泰安衙门报案。时任泰安知县名叫汪汝弼，河南夏邑人，嘉庆十年进士。此人曾在临清、济阳两县任职，在济阳知县任上因事被朝廷罚俸降级，嘉庆十九年以戴罪之身来泰安接替蒋因培。汪汝弼出身官宦世家，其父汪泉鹤官至平凉知府，曾卷入乾隆四十六年甘肃“捐监冒赈”大案。

汪汝弼此人，惯于弄虚作假、欺上瞒下。他闻知赫赫有名的徐大财主家中出了命案，急忙乘轿率三班衙役赶往案发地。抵达徐家楼后，他命衙役仔细勘查现场，自己却在徐文诰陪同下闲坐客厅喝茶，等候勘验结果。

约摸半个时辰，作作验尸完毕，禀报死者系被土枪击中身亡。汪汝弼心中一惊，亲自到现场查验。他发现门楼上残留着烟火痕迹，北二楼的窗棂被撬断数根，其他并无明显异常。他问徐文诰：“盗贼可曾进入楼内？”徐文诰答：“回大人，是砸毁窗棂爬入的。”汪又问：“所失何物？”徐文诰呈上所失

清嘉庆年间，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徐家楼村发生一起枪劫杀人案，史称“徐文诰案”。一桩看似普通的案件，却因一帮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地方官吏而变得是非颠倒、真假难辨，扑朔迷离，一波三折。此案最终震怒嘉庆皇帝，下旨派钦差大臣复查，才得以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徐文诰平反昭雪，泰安知县汪汝弼等人被革职查办。因徐家楼位于岱东盘龙山下，当时有艺人将此案编为戏曲《盘龙山传奇》演唱，在民间影响深远，后被列入清代“八大奇案”之一。我们今天来说这件奇案的始末。



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徐家楼村现存清代古楼。

钱物清单。汪汝弼看了看清单，脸色骤变，突然说道：“楼窗距地面一丈多高，贼人又没长翅膀，难道他们能飞进去不成？分明是你们徐家借盗贼入室为名，谋杀了死者！”言毕，不由分说，喝令衙役绑了徐文诰，押回县衙大牢。

汪汝弼为何如此颠倒黑白？原来，彼时各地盗匪蜂起，邪教频发，嘉庆皇帝对地方官督责极严：凡境内出现盗匪案件，主官一律严惩，轻者降级，重者革职。山东巡抚和舜武更是重拳出击，严令各级官员：发生盗匪命案而破不了的，以渎职罪论处。汪汝弼的乌纱帽危在旦夕，他必须想办法“讳盗为窃”，把抢劫案变成普通的误杀案，才能保住自己。

徐文诰在牢中很快明白了汪汝弼的用意。他让人送上两千两银子。汪汝弼拿到银子，喜出望外，给徐文诰出了一条“妙计”：“你找个穷佃户顶包，让他自诬是夜间疑贼，误杀了柏泳柱。我判他流放三千里，这事就了结了。盗匪的事，提都不要提。你我两全其美。”

徐文诰依计而行，找到佃户霍大友。这霍大友家境贫寒，替徐家看夜巡逻，勉强糊口。徐文诰许以良田百亩、白银数千。穷苦人哪经得起这般诱惑？霍大友思来想去，最终应了下来，主动到县衙“投案自首”。汪汝弼煞有介事地讯问了一番，让霍大友签字画押，当堂宣布：徐文诰无罪释放，霍大友非故意伤人，免死罪，流放三千里。案子似乎就此了结。

两个女人，接连告状

然而，天不遂人愿。结案后不久，死者柏泳柱的妻子得知“凶手”只判了流放，愤愤不平。她大骂汪汝弼贪赃枉法，收拾行装，一状告到省城济南的提刑按察使司。山东按察使程国仁接了这个状子。程国仁是安徽人，嘉庆元年进士，此时正执掌山东一省的司法大权。他委派历城知县郭志青赴泰安复查此案。

郭志青与汪汝弼是同年进士，此前在费县任上官声尚可，还与山东督粮道、大学士孙星衍交好。但他一到泰安，汪汝弼便盛情款待，厚礼相赠。郭志青装模作样地复查了几天，得出的结论自然是“原审无误”。

然而，霍大友的妻子也来告状了。她说自己男人是替徐文诰顶罪，根本不是凶手。程国仁只得亲自提审霍大友。霍大友面对提问，答非所问，破绽百出。程国仁命人动刑，重刑之下，霍大友招了：确实收了徐家的钱，替人顶罪。他还说，事发时自己根本不在现场，但曾见徐文诰拿着鸟枪到前门张望过。

程国仁据此认定徐文诰是真凶。他命人将徐文诰押到济南，亲自审讯。徐文诰承认收买霍大友顶包，却死活不承认杀人。但现场勘验的证据对他极为不利——弹痕几乎都是朝内往外放的，说明枪是从院门往外打的。程国仁命人用刑，徐文诰屈打成招，被判死罪，打入大牢。

一个盗匪，节外生枝

一晃两年多过去了。徐文诰在牢中受尽折磨，案子似乎已成定局。然而天无绝人之路。嘉庆二十二年，历城县衙的捕快抓到了一个叫杨进中的盗匪。审讯中，杨进中除了供出在历城县所犯的案子，还吐露了一个重要线索：他曾参与同伙王大壮、王三壮等十四人，携土枪在泰安抢劫徐文诰家，开枪打死了护院拳师柏泳柱。

狱中的徐文诰得知这一消息，喜出望外。他立即写了诉状，恳请程国仁提审杨进中，弄清真相，还自己清白。程国仁见有新线索，不敢怠慢。他委派济南知府胡祖福、候补知府钱俊、候补历城知县周承宽三堂会审，将杨进中和徐文诰并案审理。

不料，会审时杨进中却翻供了。他说自己先前是因为收了历城县衙捕快牛九的一百两银子，才在堂上乱说一气。传牛九来对质，牛九坚决不承认有此事，反骂杨进中狗急乱咬。案子顿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

杨进中为何翻供？原来是历城知县郭志青在背后捣鬼。他当年奉命赴泰安复查时与汪汝弼狼狈为奸，最怕真凶现身，自己受牵连。于是，他暗中唆使杨进中翻供，又指使主持会审的同乡周承宽，务必把徐文诰定为真凶。周承宽秉承上意，对徐文诰施以酷刑，又传唤徐家的护院长工等人，逼迫他们作证“徐文诰是真凶”。不承认的，先掌嘴四十，再罚跪七天七夜，直到承认为止。在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折磨下，众人一一

“画押”。周承宽据此判徐文诰发配黑龙江，上报刑部待批。

刑部驳回，一错再错

经过近一年等待，刑部的批文终于发下来了。然而，批文却是严词驳回。批文指出疑点重重：“一枪不能伤二命”“尸伤仰面、合面俱有枪子伤痕，以一枪之发，何能伤及两面？”又指出量刑不当：“土枪杀人与故意杀人实无两样，何得一人顶罪，且仅流徙而已？”刑部认为事实不清、量刑不当，要求退回山东再审。

程国仁接到驳回文书，不敢大意，又委派候补知州李岗主持重审。这位李岗年轻气盛，浮躁性急。他针对刑部“一枪不能伤二命”的质疑，竟臆测是徐文诰和弟弟徐文渊一人一枪，分别打死了柏泳柱，打伤了徐士朋。他不只对徐文诰严刑逼供，还追加徐文渊为“同案犯”，将误杀改为故意杀人，判徐文诰死刑。李岗后来被嘉庆皇帝痛斥为“唐代酷吏来俊臣”，其昏庸可见一斑。

就在李岗改判徐文诰死刑后不久，程国仁被短暂外调，原直隶总督温承惠降任山东按察使。温承惠与汪汝弼同属和坤派系，有意袒护汪汝弼，竟将案件打回原审，仍判霍大友为“凶手”。案子绕了一大圈，又回到起点。此时，徐文诰已经在牢里坐了三年多。

京城告状，嘉庆震怒

徐文诰得知李岗的判决后，万念俱灰。但他不甘心就这样被冤枉致死，趁家人探狱之机，密嘱他们速到京城都察院告状。徐文诰的母亲张氏——这个当年为女儿置办嫁妆不惜千里奔波的老太太，如今为了救儿子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旅途。她带着家人，日夜兼程奔赴京师。

都察院接到徐家的诉状，见案情重大，又经反复，不敢自专，上呈嘉庆皇帝御览。嘉庆皇帝看罢诉状，勃然大怒。他在上谕中痛斥泰安知县汪汝弼“实属纵盗殃民，干法纪”。尤不解恨，又用朱笔在李岗的名字旁边添注：“益觉可恨，直同唐之来俊臣矣。此‘李委员’竟应正法，断不可恕。”

圣旨下传山东，参与此案的各级官吏人人惊悚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此时，温承惠仍任山东按察使。他仗着做过直隶总督，不把新任山东巡抚程国仁放在眼里。程国仁派他去督办河务防汛，温承惠以“不在职责范围”为由拒绝。程国仁借机奏参，嘉庆帝下旨：“温承惠著即革职，飭令回籍，并不准来京逗留。”温承惠罢职后，程国仁举荐兖沂道童槐接任山东按察使。童槐虽与汪汝弼、程国仁之子皆为同年进士，却为人刚正，不徇私情。

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

童槐精于断案，接手此案后另辟蹊径。他一面从盗匪杨进中入手，详细了解盗匪团伙的作案情况；一面派精干捕快缉拿匪首王大壮、王三壮。待众盗归案，他将原告、被告隔离审讯，再当堂对证。真相终于大白：当年确是王大壮一伙持枪抢劫，打死柏泳柱，徐士朋。汪汝弼为保乌纱，隐瞒案情，制造冤案；郭志青、周承宽等人受贿，或包庇，层层加码；李岗草菅人命，臆断错判。

童槐将案情上报朝廷。此时，文孚已升任刑部尚书，帅承瀛任都察院副都御史。嘉庆帝派这两位大员赶赴山东，亲自勘察复审，结果与童槐所审一致。同年十月，御批下达：汪汝弼革职，发往乌鲁木齐（后吞金自杀）；周承宽、胡祖福革职；钱俊、李岗交部严加议处；程国仁虽已外调，仍交刑部议处。盗匪王大壮、王三壮等人，斩首示众。一场持续四年、震动朝野的奇案，至此尘埃落定。